

法國革命史

著 斯 洛 布 · 廉 威

譯 季 李

中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海 上

第四篇 國民會議（第一期）

自九月事變後，立法會議的重要意義即形消滅，牠此後雖尚殘存著，然這僅爲一種形式上的生存，以待國民會議的集合，這個會議的召集是牠于八月十日議決的。國民會議所應當解決的問題爲實現人民的主權，並在民主主義和民衆化的意義上鞏固種種新建設的關係。立法會議首先議決使國民會議的選舉權普及于民衆。法國素來有戶口編查官吏的設置，凡繳納三個工作日價值的直接稅的人才具有選舉者的資格。當時每日平均的勞動工資爲五十生丁，所以凡納直接稅一百五十生丁的人即具有選舉權。立法會議剷除這種剝奪大多數工人選

舉權的規定；議決凡年滿二十五歲並自食其力的法國人都有選舉權。但宰制立法會議的隙風黨不能夠決心將直接選舉權給予工人。選舉仍係間接的。向來主張工人利益的馬哈特在他的報上很猛烈地攻擊選舉權這種反民主主義的限制。他號召各區起來強迫立法會議通過普通直接選舉權。他在報上向各區說：『首都居民的成功有一部分是由于你們勇于愛護法律；祖國的勝利將爲這種成功之賜。你們爲自己的安寧，榮譽和國家的福利起見，當屹立不動！非至國民會議將你們從專制者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將那紛亂和禍患的泉源的憲法大缺點加以改正，並且在穩固的基礎上建立公共的自由，你們不可拋棄你們手中公共權力的把柄。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撤消國民會議代表選舉不良的法令。開導人民，號召各區聯合起來能！』

但這種宣言沒有發生預期的效力；間接選舉仍舊是存在的。

巴黎的情形還是在絕大的醞釀中；即各省也是如此。此時邊界上的狀況十分迫切；大家對於普奧聯軍的進攻，能否擊退，尙無把握。巴黎的民衆缺乏生活品，公社對於供給首都糧食的任務，愈加難于履行。麵包，麵粉，肉和一批必需的應用品開始呈出不足的現象。工人的妻子雖爲着一個麵包或一片肉，千百成羣，站在麵包店和肉店的面前，常至深夜，但工人們仍很熱心于法蘭西的改造，他們竟將自己的窮困置之度外。然首都的饑饉，鄉村的騷擾，以及富人的壓迫都要國民會議來剷除；牠當鞏固共和，制勝外國。國民會議的選舉是在此等狀況之下開始的。

巴黎差不多完全在極端民主派中尋找牠的代表，牠所選舉的人對於九月二日政變多少是要負點責任的。巴黎假手于選舉，再度承認各種強有力的手段。

羅伯斯庇爾在巴黎獲票最多，他的大政治家的任務現在開始了。獲票次多的爲丹塘，他爲着能够加入國民會議，特辭去總長的職務，因爲他看出將來政府的

地位是在會議的自身。馬哈特也在巴黎當選爲代表，所以首都送了民主派三個領袖到國民會議。此外在巴黎當選的，有渚索爾（Dusaulx）——他是一個隙風黨人，馬哈特稱他爲『一個沒有危險的老饒舌家——丹塘的朋友亞克浪提，俾約瓦黑列——他的才能和精力馬上使他得加入政府中——哥羅德波——他要和俾約同其命運——德斯冒靈，阿塞倫（Osselin）公社監察委員會的塞惹特（Bergout）和巴尼（Paris）以及波協（Boucher）著名的畫家塔衛，塔氏在當時是雅各賓派最激烈的黨員之一。在巴黎代表中獲票最少的是阿里安公爵。這個著名的貴族力求用一種過度的表現除去別人對於他的疑惑，因此他自名爲『平等』。這個人意志怎樣，不得而知；他的朋友認他爲一個公正的共和主義者，他的仇敵說他是在靜待時局的變化，以便乘機竊取王位。後者的話也許是對的。『平等』爲容易忍受革命的風潮起見，似乎特意使自己沈醉于放縱之中。他用一種相反的方法

法去諂媚人民，這是他時時刻刻記在心頭的。他被革命吞噬了，在三十七年之後，他的兒子——此刻還在渚膜黑將軍的參謀部——君臨法國，是爲路易·菲力伯（Louis Philipp）菲力伯是由革命推上去的，但也是由革命傾覆的。

一 黨派

國民會議表現爲一個適合于法蘭西狀況的黨派集團。這個會議是由純粹的共和主義者以及一班心中十分厭惡共和，但因革命時代的潮流而依附共和的人成立的。

這一屆國民會議爲世界上向所僅見的最有興趣和最大規模的國會，牠的右派是由隙風黨構成的。這一黨一切著名的領袖復集于此處。如黨魁布喜索特，著名的演說家威爾弱特，詞鋒尖刻的渚阿特和蔣索列，精壯的布佐（Buzot）——大

家現在知道，布氏對於羅蘭夫人發生一種純潔而不幸的戀愛關係——深沈的思想家曠多色，性情激烈的伊斯拉德，善于譏諷的鬧威特，以及白西安——他爲着要加入國民會議特辭去市長之職——曼儒兒，克拉協南威，（Grangeneuve）巴巴霍等都是。這些漂亮人物中有許多在八月十日以前已經是共和主義者；但有許多是因時局的壓迫才變成共和主義者。他們從人民的身上獲取一種理想的意識，藉以裝飾他們美麗的演說詞。然當他們一旦接近人民，看見人民的憤怒和疾苦，他們的心中即喚起一種有產階級的驕氣。他們願意愛民，但這只是遠在將來的事。他們所謂平等只是一句空話。因爲他們要依照自己有產階級貴族式的味口去建設共和國，使受知識貴族與財產貴族的統治。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沒有君主，自他們看來，就是當時一切困苦的原因。在巴黎只有有體面的中等階級的人做他們的信徒；但在西南各省，他們的黨徒甚多。這種有產階級的貴族以爲人民在

八月十日做爭鬥的羣衆，『做君主政體砲火的養料』是對的。他們忘却民衆的潮流一經發動即不能隨意加以制止。但他們仍作一種愚蠢的嘗試，要貫徹一椿不可能的事，他們以爲人民于爭取大家的自由以後，能夠參加他們所願給予的政權，必感滿足。他們因此使法蘭西分裂，使他抗拒外國攻擊的能力麻木起來了。他們在實際上和丹塘在他的一種活潑的描寫中所表現的一樣，是將國家的心臟破壞了。打倒他們成爲一椿必要的事件，而此事件的實現是由曾經和他們共同推翻君主的巴黎人民促成的。

國民會議的左派係由雅各賓派構成的；牠因自己的黨員據有會場中高起的議席，遂自稱爲山嶽，或山嶽黨，牠在世界史上也是以這個名詞見稱。這一黨力求實現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使全體人民獲得自由與平等。凡法蘭西目前的狀況所必需的手段，牠即斷然應用，不加選擇。牠具有忠肝義膽和犧牲的熱忱，這是

從危險的局勢中拯救法蘭西並保持革命的結果所必需的。這個爲王后所畏懼的民主派運用武力替牠的主義開闢一條道路，因爲牠從各方面受牠的仇敵刺刀的恫嚇。牠在艱難困苦的爭鬥中用刺刀掃除一切障礙自由與平等的東西；牠打倒暴動與反動的黨派，殺戮怯懦和背叛的將軍，並且號召法蘭西民衆的力量武裝起來去抵抗外國的聯合進攻。這一黨無數的工作巍然獨立在世界史上。牠總是能夠及時討論法國社會經濟的狀況，創造一種純粹民主主義的憲法，並且從事于種種設施，使人民在意識上感覺得到一個民主主義社會的優點。牠向人民指出新社會的形態好比遠處一個草木暢茂的島，要達到該處必須經過暴動與戰鬥的驚濤駭浪。牠自己爲革命而犧牲，自牠展開革命的風潮後，牠畢竟被這種風潮淹沒了。但牠的事業和牠的創造仍然存留在牠的歷史的效能上。

山嶽黨在國民會議的第一期中全被封鎖，因爲隙風黨尙佔優勢，足以宰制一

切，所以山嶽黨的三個領袖丹塘，馬哈特和羅伯斯庇爾一致竭全力與之爭鬥。山嶽黨羅致了一批才具優長和精力強壯的人物，如德斯冒靈，霞博，哥羅德波，俾約瓦黑列，身體雖傷殘而精神甚健旺的科頓，激昂慷慨的達理，(Tallien)堅忍的共和主義者格列哥黑（Grégoire）主教行將充分發揮軍事天才的卡洛特，以聲名才能和美麗見稱于世的亞洛塞協列（Hérault de Sezelles）巴黎前城性情激烈的屠夫列規德，共和年曆的創造者亞克浪提，青年的狂信者聖約斯特（Saint-Just）——他的天才足以啟發他的主人羅伯斯庇爾的理想——世界共和國的理想家和『上帝的仇敵』克羅慈（Anacharsis Cloetz）和自稱為『平等』的阿里安公爵都是。山嶽黨實力的大本營在法蘭西的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尤其是在巴黎。牠在國民會議以外，則以公社會議，雅各賓俱樂部和科德利俱樂部為根據地，在山德黑統率之下的國民軍除少數外，完全服從牠，至于前城的工人只要牠出來

號召，是隨時應命的。

國民會議的中央坐有一些游移兩可的人，他們依照環境，時乎倒在左派方面，時乎倒在右派方面，而成舉足輕重之勢。凡膽怯的人和小心謹慎的人羣集於此，然內中也有些有氣節的人。大家用譏笑的口脛稱這個中央派爲平原派，或沼澤派，又稱爲國民會議的腹部。牠的真正的首領爲巴痕黑，據說辟倫列（Pyrenéen）這個圓滑的律師對於同一對象總是具有贊成與反對的兩樣演說詞。息葉斯坐在中央議席上，兩年之久從不發言；巴哈斯（Barras）也坐在此處，他是當時一個貴族，希望乘機獲得權力；此外岡巴塞羅斯（Cambacérés）和白列（Thomas Paine）也在此處，後者是因北美洲的起義而著名，法國人因他爭取北美洲自由的功績，特予以公民權。中央派的人被人嘲笑，稱爲『沼澤的蝦蟆』他們投身于大風浪——國民會議須經過此等風浪——之中，想要不爲右派或左派所腐化，恐怖主義

的大風暴經過他們的頭頂，他們慎自防衛，不爲此風暴所屈服。自恐怖制度顛覆後，他們變成反動派的文字代表和助手。

國民會議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爲瓦爾密轟擊之日，國民會議卽于此時集合于渚伊列隙宮，因此握得這個共和國的樞紐。

二 山嶽黨與隙風黨的爭鬥

國民會議選舉日西安爲第一屆議長，許多隙風黨人爲祕書，所以牠爲這一黨所宰制。會議首先議決制定一種憲法，由人民在選舉人的大會中予以批准；向來的法令一直到牠們被取消爲止，仍應有效，各種賦稅一直到牠們被取消爲止，仍應照常徵收。此等議決案完全與隙風黨的意旨相符合。但哥羅德波此時挺身而出，提議廢除王國。自格列哥黑主教說出『君主的歷史是民衆疾苦的帳簿！』這

句著名的話打斷一切爭議以後，哥氏的提議被國民會議一致通過了。這種議決案雖不過認可八月十日在事實上已經創造的局面，然因此在法蘭西却開了一個新紀元。

到了異日，國民會議因俾約·瓦黑列的提議，施行一種新曆法。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起爲共和國的第一年，而以八月十日代替七月十四日爲國慶日。會議又議決議員不得兼任官吏的職務，此時丹塘即辭去司法總長之職。夾哈（Arat）繼丹塘的任加入行政會中，夾氏是一個闊弱的人，凡具有權力者，他都要想得其歡心。塞黑汪旋也辭去軍務總長之職，繼他的後任的爲從前一個海軍軍官和堅決的革命家巴協（Barthe）。此外如羅蘭，克拉威黑，列蒲述和蒙轍仍留在行政會中，然此會的權力受了國民會議委員會很大的限制，牠似乎完全是多餘的，因此牠後來竟被廢棄，一切政府的權力都落在委員會的手中。白西安雖辭去市長

職，旋又當選爲市長，然他因爲要留在國民會議中，特辭而不就。大家要找一個人繼任市長的職務，殊覺困難，但終久是雅各賓派一個不重要的醫生霞邦（Chambrun）當選了。

國民會議的議決案至此時爲止是一致通過的。卽九月二十三日議決從新發行鈔票，仍呈出和諧的現象。但一到二十四日風潮就爆發了。羅蘭在一種不謹慎的方法中掀動這種風潮。公社的監察委員會于九月間對於他發出一道逮捕命令，雖沒有執行，但不能使他無所顧慮。又這個易怒的老人因他的精力卓絕的夫人的緣故，不斷地受世人的譏笑，他的心中殊爲苦惱。馬哈特最近在報上稱羅蘭爲他的夫人的廚役。羅蘭此時特致書國民會議，伸訴苦情，他說人家到處和他爲難，和九月間一樣的新殺戮又會出現，並且還要厲害些。隙風黨的克聖特（Kersaint）在會議中起來叫道，大家必須裝置斷頭機去對付謀殺者，以及謀殺的

煽動者和教唆者。這顯然是暗指左派，國民會議中的爭鬥因此開始，而隙風黨的傾覆是爲此次爭鬥的結果。當時山嶽黨反對克聖特的提議，但威爾弱特贊成這種提議，因此被通過了。會場中發生一種絕大的糾紛，遂致一般議員紛紛退席各自散去。

隙風黨人挑戰的態度再接再厲。異日這一黨的拉索塞（Lassource）公然攻擊山嶽黨；他的目標是馬哈特和羅伯斯庇爾。隙風黨最恨這兩個人。拉索塞說有些野心家諂媚人民，毀謗最好的愛國者，謀殺國民會議代表，並且力求實現一種專制實現一種專政。

隙風黨對於這種演說喝采稱讚，山嶽黨則十分憤怒。

阿塞倫叫道：『一個不要臉的人藉人民的力量混入此間，竟敢蹂躪人民的權利，希冀一個專政者的職位，此人是誰呢？』

隙風黨的黑伯克 (B. Biqui) 大聲答道：『此人就是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此時尚默不作聲，但丹塘開始發言，他以為現在必須使真相大白于世。他要求證據，羅伯斯庇爾旋亦起來否認黑伯克的說話；但他說得很遠，致為隙風黨人所截斷。巴巴霍說，他在八月十日以前到巴尼處，有人向他表示羅伯斯庇爾是一個最有道德的人，羅氏必須做法蘭西的專政者。巴尼否認此事，但黑伯克却承認這是真實不虛的。

馬哈特現在出現于演說台上，隙風黨和『沼澤的蝦蟆』發出一種可怕的囂叫聲，表示不贊成。馬氏不管這樣反對的風潮，仍持一種堅決的態度。他以冷靜的口吻說道：『我在此處好像有許多私人的仇敵。』隙風黨人叫道：『都是的！都是的！』馬哈特回答道：『那麼，我看你們害羞不害羞，你們對於一個長久為自由服務的人為什麼要加以侵犯？』他于是提及他所受的種種迫害，並且公然承認

一種專政的理想是完全由他一個人發出的。他希望有一個專政者來殲滅自由的仇敵，但這個專政者的腿上要有一顆子彈牽制着。人們如果不能達到他的觀察的高度，這不算他的過錯。

威爾弱特現在開始一種富于詞藻的演說，並且宣讀監察委員會的通告書。他將種種侮辱的話加在馬哈特的身上。隙風黨的博伊洛（Boileau）宣讀馬哈特報上的一篇社論，要求彈劾馬氏。馬氏即起來替自己辯護，國民會議拒絕這種彈劾。馬哈特從衣袋中摸出一枝手槍，說道，彈劾令倘若被通過，他甯可打碎自己的頭顱。

當馬哈特演說時，曾經搗亂並大呼『送入牢獄中！送上斷頭台！』的隙風黨人因此失去巴黎人民的信任，同時馬哈特的名望却繼續增長了。他曾經表現勇氣與鎮靜，這種態度是隨時隨地都適宜的。